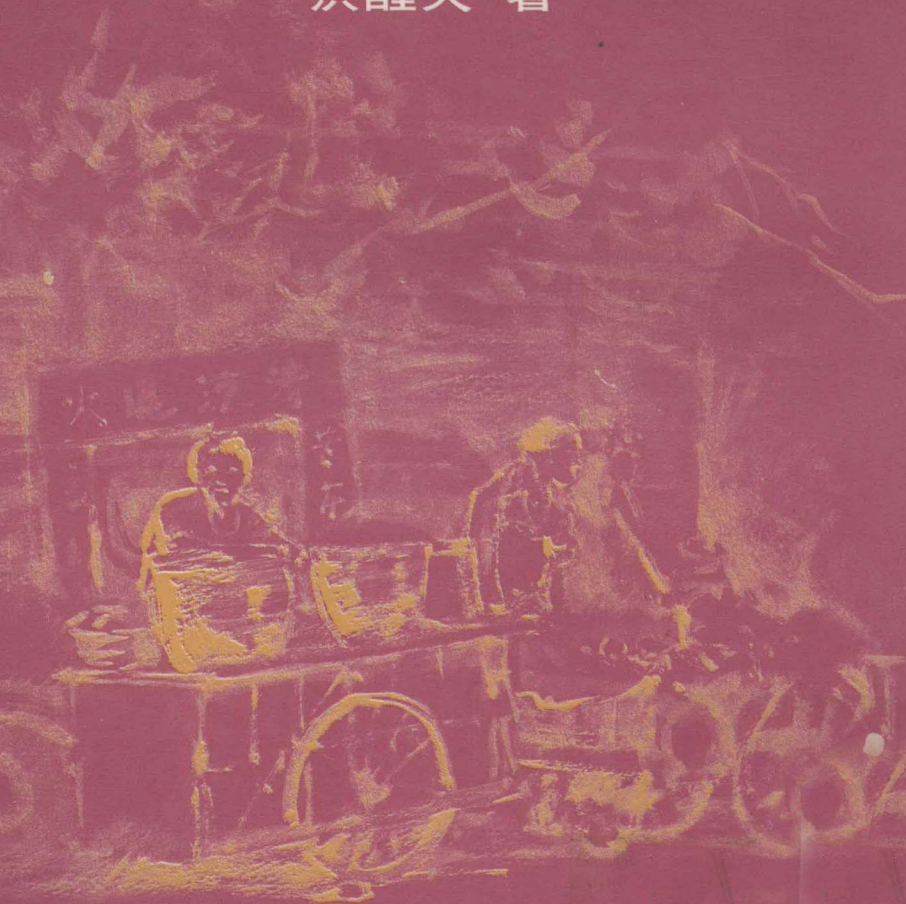


市井傳奇

洪醒夫 著



洪醒夫著

市井傳奇

• 遠景叢刊之195 •

市井傳奇

遠景叢刊 195

著者	洪醒夫
發行人	沈登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郵撥：1 0 2 2 2 1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-2號 電話：7 1 1—7 8 7 1
門市部	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 電話：7 5 2—5 5 9 4
新加坡總代理	南洋商報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
印刷所	其宗印刷廠 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228巷1弄3號
定價	新台幣 70 元 港幣 12 元
初版	中華民國 70 年 6 月
再版	中華民國 71 年 10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自序

以出版次序言，這是我的第二本書，所收集的却是從一九七〇年到一九八〇年的十篇習作。其實兩三年前我便有這樣一本書稿，也跟出版社談過出版的事，都沒有成功，不是我拒絕他們，便是他們拒絕我，主要的原因大概是我與他們都認為有幾篇作品實在寫得不好。後來，有一陣子，我便決定不再做出版這本書的打算，甚至給一個編輯朋友寫過這種說法的信。後來有人看過這些稿子，認為未必像我自己想像的那樣差，有幾篇還很有一些優點。他說得頭頭是道，使我「龍心大悅」，飄飄然起來；於是把新近完成的幾篇擺進去，抽下最差的幾篇，如此這般，這本小書便在書籍市場出現了。

書籍一進市場，便是一種商業行為，既是買賣，首先必須誠實，所以我把經過報告如上。這裏說的「好」與「不好」，是我對自己的要求做為評判標準的。從開始學習寫作到現在，一眨眼，十四年就過去了，想想也實在可怕，一個像我這樣沒有信心的人，竟然能夠寫這麼久，而且連一篇成功的作品都還沒有寫出來，而且還要厚着臉皮繼續寫下去。對於這樣的工作，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！

對自己的作品，一向沒有信心，也時常厭棄這種一格一格填下去的「寫字工作」，一個人終

於落到只能爬爬格子，滿紙荒唐言的地步，也實在沒什麼好說的，有時候想起當年的「偉大志向」，便要感慨一陣，實在說，對我而言，不寫作的日子是比較快樂的，一種單純的、麻木的快樂；問題是，有時候麻木不起來，便又把筆拿來塗抹，於是乎，便有一些食之無味、棄之可惜的作品了。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，是我三十一歲的生日，我在租來的臨時寓所喝爛得醉，醉後便殷切地想念七十里外的父母親，他們體弱多病，却都還在田間工作，一輩子沒有什麼抱怨，把我們兄弟姊妹撫養長大，把田耕得很好，對人沒有什麼虧欠。我想到這也是一種嚴肅的生活方式。如今我已年過而立，既然這樣沒有用，就安安份份做個沒有用的人吧：盡力負起工作上及家庭上的責任，老老實實爬爬格子，不要再有過於浪漫的夢想。貧窮大約不是很要緊的事，父母一生病，便要四處借貸，也沒有什麼不得了，一切都會很好，就連文學也是。有人說文學沒有用，但是，這種沒有用的工作，讓我這種沒有用的人來做，大概也沒有什麼要緊吧？無論如何，先寫它個三十本作品再說。所以，我會一直誠誠懇懇的寫下去，寫到不能再寫的那一天為止。

感謝遠景出版事業公司沈登恩先生的鼓勵，這本小書才能與讀者朋友見面，他們特別請來吳耀忠先生繪製封面，更使我受寵若驚。有了吳先生的封面，這本小書雖然敗絮其中，却真的是金玉其外。我是很有「面子」了。

• 錄目 •

「市井傳奇」目錄

自序	一
下樓	一
有誰要到二林去的	七
市井傳奇	元
黑路	四
陰錯陽差	五
虎豹	六
最後的歸向	九
盜墓	一〇
傻二的婚事	二三
憤怒	二三

下樓

門被推開，吳日新氣喘喘走進來，藍白相間的直條紋襯衫，淺咖啡西褲，右手提個半大不小的方型木箱，箱子看來沉重，使他的肩膀幾乎成四十五度向右傾斜，看來越發顯得文弱。黑框近視眼鏡上頭是雜亂無章的濃髮，幾許髮絲不安份的，閒散散的覆蓋下來，遮去額頭汨汨滲出的汗水。盛夏午后四點半，陽光強烈，從緊閉的窗玻璃射進來，透過水綠窗帘，仍舊一片耀眼的亮。

吳日新放下箱子，掏手帕擦汗，就近跌坐在一張沙發裏。本來喧鬧的一羣，現在都靜下來了，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吳日新身上。桌上擺的一鍋四物雞酒騰騰冒着熱氣，鍋下的炭盆兀自火光爛漫着。大家却都放下碗筷杯匙，桌面一時狼藉不堪。吳日新尚未坐定，已有三數人開始抱怨起來，說他老烏龜走路，害得一羣人恭候多時。吳日新說他的老爺機車又出毛病，送進修理店，這一刻可是奢侈地坐着計程車來的。

「幹！還是你們大衙門神氣！」吳日新說：「又有冷氣，又鋪地毯，閒來無事還可以如此酒肉朋友一番！」

他是H報東勢鎮的地方記者，慣常把這個該報臺中分社辦公處稱做大衙門，裏面的記者、職員等等，他說他們都是些只看錢財不看人的狗官，有時還要一字一頓地把「草菅人命」四個字唸

得聲狠狠的。對這些無傷大雅的玩笑，他們都會守土有責步步爲營的回敬過去，最後總是哈哈一笑收場。

東勢鎮是橫貫公路起點，山人下山必經之路，長久以來就有許多山花在那兒進進出出，一般的說法，都認爲山花的貞操觀念較爲淡薄。前些日子，報上刊了一則新聞，說有個十八九歲的山地姑娘，跑到東勢鎮一家照相館，要求充當攝影模特兒，同時硬要把身上的衣服剝掉，用以證明她有那個本錢，照相館老闆不堪其擾，終至報警。

看了這則新聞，大家不免想入非非。吳日新又開照相館，人雖乾瘦，却也英俊儒雅，大家對他平時都做些什麼「休閒活動」，就格外「關心」起來。

有這一天，大家在天南地北窮扯淡的時候，駱駝拍他大腿問道：

「吳老闆啊，你該不是被那些山花抽乾了吧？」

這實在不堪入耳。吳日新也只是笑笑，回說沒有那個艷福。一時大家就七嘴八舌起來，說些既寫實又上不了臺盤的話。吳日新的反應竟出奇的興致缺缺，這就更加深了大家的疑惑，有人就這麼開他玩笑：

「吳大爺啊，我看你這個記者也不要兼了，回去好好弄幾個山花，拍春宮，到時候，嘿嘿，那才叫做人財兩得啊！」

吳日新只是笑而不答，也沒有人再加追問。那總是傷風敗德的事，況且，在此時此地幹這種子事，也難保事事平安，撈不到幾個錢，又無法逃開天羅地網般的警力，絕對不是好營生；所以

只冒了個話頭，便無疾而終。大家都把興趣轉到春宮上面去，一時七七八八，人聲鼎沸，盛況空前。吳日新一直不很起勁，末了却說：

「我手上有這麼一套東西，朋友的，據說是從日本走私進口輾轉購得，哪天你們要是有興趣，自己找場地，我拿來放給你們看，免費！我吳某不是做這個生意的！」

一時阿貓阿狗張三李四王五趙六以下甲乙丙丁一千人等，反應之激烈，不言而喻，他們催之甚緊，越快越好，最好是說幹就幹，馬上兌現。吳日新同說好好，哪天過來就順便帶來。這以後好幾個星期，都沒看到吳日新。昨天駱駝突然想起這件事，掛了個電話過去，約定今天下午四點，報社下班時帶來，不來的，駱駝說：是王八的爸爸。

報社規定，只要寫好稿子，記者們四點就可以下班，大約在夜裏七八點鐘，由值夜記者用傳真機向總社發傳真稿。這一天大家特別勤奮，十二點一過，大部份的人就伏案苦幹起來。整個下午風和日麗，天下太平，沒有偶發的大新聞，所以三點一過，大家交上稿子，就坐在那兒等吳日新了。

H報的臺中分社，是在一棟新建不久的大樓裏，這樓房有十二層高，報社的辦公室設在二樓一個房間裏，大約八坪大小，正中間拼擺兩排辦公桌，面對面坐八個記者，進門右手邊沿牆三張桌子，分坐業務主任、會計、出納，左手邊一排沙發，沙發前置茶几一座，以便招呼客人。房子的最裏邊三張較大的辦公桌，三張旋轉座椅，分別是分社辦事處處長、副處長、特派員，特派員的旁邊是傳真機；至於報架，則擺在入口處的沙發旁，架上報夾數個，分別陳列各報。燒開水的簡單廚房、廁所、值夜室，則在鄰近的其他屋子裏，不在此八坪之內。房間雖然不大，但做爲一

個創刊不到兩年的小報的分社辦事處，則勉可稱職。

在吳日新未到之前，大約是下午三時十五分左右，記者們或坐或立，或抽煙或喝茶，只等那吳老闆一到，好辦他們的「正事」。這時，門呀的一聲被推開來，送報生吳江水一脚高一脚低，跌撞進來，險些把報架撞翻了；駱駝一個箭步迎上前去，扶將起來，嘴裏嚷着：

「相爺回來了！」

這相爺眼睛笑成一條線，被駱駝攙扶着在沙發上落座，其他人都圍攏來，逗他，戲弄他，開他玩笑，一時嘻嘻哈哈笑鬧成一團。那吳江水敢情已有七八分酒意，被逗弄急了，三番兩次要站起來，都被駱駝壓將下去。個中有人譏他不勝酒力，他不服，含含糊糊說：

「騙消，我吳江水又不是省油的燈，就那麼半瓶米酒灌得倒我？騙消，一瓶，再來一瓶米酒，不是吹氣球，我吳江水照樣可以喝下去，一點事都，呃，都沒有！」

就有人趁火打劫，緊緊盯住剛剛激吳江水的人不放，硬要他掏腰包，廖胖子那裏叫一鍋四物鷄酒；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試試相爺酒力，心裏面每個人都打着打打牙祭的算盤，於是一呼百應，羣起而攻，相爺也難在中間，硬要他拿酒來，一下子急流難退，不好下臺，只有忍痛撥了一個電話過去；不一會兒，一鍋熱氣騰騰的四物鷄酒端了進來，五百塊錢從此泡湯。

廖胖子的四物鷄酒遠近馳名，生意鼎盛。土鷄切塊，以食油混麻油烈火爆炒，炒到將生將熟境界，放入陶甕中，加四物，不加半滴水，只灌米酒，全鷄八瓶，半鷄四瓶，陶甕加蓋，炭火炖之，到一定火候，掀去甕蓋，讓酒氣蒸散，然後以胡椒鹽沾食，味道鮮美無比。廖胖子備有特製

白鐵皮長桶，桶上鑽孔，以備透氣，桶中下置炭爐，上置陶甕，甕有提把，可隨時攜行，俾便顧客叫貨。全鷄約有四斤肉，可食八人，售價五百元，半鷄二斤許，售二百五十元。同時又可隨顧客吩咐，加携米酒若干瓶，以便隨各人之好惡，調節酒味之濃淡。廖胖子幹這一行是一枝獨秀，即便在夏天，也還生意不惡，打電話服務就來；每到冬令季節，顧客便要排隊等候。難怪廖胖子那隆出的肚皮，越來越有水漲船高之勢。

廖胖子經營的小館子，就在報社附近，記者們三不五時興致一來，總要叫來一鍋，過過饞癮，今天張三作東，明日李四付錢，誰也沒多大計較，有時一隻全鷄，幾盤炒飯，就够八九個人消磨一兩個鐘頭、酒足飯飽，還真划算。

四物鷄酒進來時，還加携了兩瓶米酒，有人開了米酒倒了一碗，端到吳江水鼻子前，要他喝。駱駝伸手一攔，叫大家適可而止，不要過份，看樣子這相爺已經不能再喝了，大家就少作一點孽！偏偏有人還在鼓勵，說不要緊，相爺海量；尤其是花錢叫酒的人，更執意要他喝。

駱駝說：「好，我喝半碗，相爺半碗！」

說着，一仰脖子，半碗下肚，大家也就不好再說什麼。駱駝把酒交給相爺，囑他慢慢喝，不要逞能。哪知相爺搶過酒碗，仰起脖子一灌，半碗酒一滴不剩，用衣袖擦去唇邊酒漬，哈哈一笑，把碗拿在手上倒翻過來，謎着一線眼，得意洋洋的瞧着人，嘴裏含含糊糊說些騙狗我吳江水：「一類的酒話，酒喝打得格外清晰響亮。他跌坐下去，把拿着碗的右手一伸，大聲說：「倒酒來！相爺我說，來人啊，倒酒來！」可是拿碗的右手却是一鬆，碗跌在地毯上，轉了三兩圈，停住

駱駝撿起碗，碗沒破，却見相爺頭靠在沙發扶手上，閉眼睛喘氣。駱駝說：相爺，我揀幾塊雞肉你吃。他掀開盪蓋，揀了三數塊擱在碗裏，用湯瓢舀了一點湯，端到相爺面前時，却見那相爺已然呼呼入睡。他輕輕搖他兩下，不見反應，只好由他睡去。其他人見狀，早已笑作一團。於是大家拿了碗筷，邊吃邊鬼扯起來，駱駝手裏那一碗，只好自己吃，却隱約覺得沒有先前的好味道。

在報社的送報生裏，吳江水是少數幾個元老之一，駱駝進報社時就有他，如今記者已經幹了一年有半，他還是那個樣子。送報這個行當，大體是副業，或是臨時兼差，憑那麼一點收入，實在難以照顧生活，所以三天兩頭走人，男女老少，來來去去，真是鐵打營盤流水兵。但是吳江水就這樣幹下去，而且除了送報之外，別的什麼都不幹，每個月就靠那兩千多塊錢生活。月初發餉，就吃炒鱔魚麵喝米酒，奢侈一番；到了中旬，饅頭花生與米酒，樽節開支。他的食量與酒量都奇小，一餐半個饅頭幾顆花生米就打發過去，一瓶米酒可以喝上兩三天；他時常把酒食帶進報社裏，坐在角落那張沙發上，喝够了吃够了，頭靠在椅背上就呼呼入睡，睡醒了又吃喝，除了上廁所、喝茶之外，很少起來走動，也很少說話，有時一坐就是一整天。報社裏的人見怪不怪，絕少去搭理他，如果不是有人偶爾要尋他開開心，根本就忘了屋裏還有他這麼一個人。他却也自成一個世界，我行我素，好似別的人都不存在一樣。

吳江水長得極瘦極小，身高大約不及五尺，體重恐怕只有四十出頭；一張臉蠟黃黃的，兩隻小眼睛時常半睜半閉。難得理髮，也懶得刮鬍子，惹得鬚髮怒生，蔓蔓密密的，叫人分不清眼耳口鼻；四十幾歲的人了，孑然一身，聽說住在一間用幾塊木板搭就的幽濕的違建房子裏，早十幾

年前據說還能過過小康日子，後來家產被他胞兄賭博輸光了，胞兄自殺後，世上便無親人，只得流落街頭，連舊時的朋友也都相見不相識了。

駱駝與吳江水並沒有特別的交情，有時他也會跟其他人一樣，開開吳江水的玩笑，玩笑開得過火時，他又會出來阻止別人，沒什麼，在他直覺裏，這樣的人實在不要再傷害他。吳江水看來有些呆癡，不知真傻還是裝傻，駱駝從來不去求證，包括他那輾轉相傳的身世。他住的地方，他没去過，也不想去，在他認為，不管真假，吳江水已經是那個樣子了，真的假的，還有什麼分別嗎？

今天早上發薪水，業務主任半開玩笑半誠懇的拍他肩膀：「相爺，該去理個髮了吧？你這個樣子，小姐要跟你相好，都找不到嘴巴好打開斯呢！」

語氣裏可以聽出，說這話的人對相爺真是有一點點關心的；沒想到這句話却刺痛了相爺的什麼地方，惹得他如此虛張聲勢的自衛起來：

「幹！」那相爺先是一楞，緊接著一陣臉熱，繼而拍桌子大叫：「伊娘的！我的頭我不會自己去理？這邊的人也不是沒有錢！」

說話的聲音響亮，兩手握拳伸直，胸部像企鵝樣的挺了起來，脖子也像企鵝那樣歪一邊，也伸直，臉仰起來，逼視業務主任鼻尖。業務主任笑而不語，他才像一隻破了洞的皮球，慢慢洩了氣，把錢放進褲袋裏，走兩步，掏出來數了又數，拿在手裏張揚，攤開來當扇子扇兩下，又補一句：「幹！這邊的人也不是沒有錢！」，然後把錢小心翼翼地摺整齊，放進上衣口袋，又走兩步

，想想，又拿出來塞進褲前的暗袋裏，手伸出來在褲子外面摸摸，不放心，又緊緊地伸進暗袋裏摸摸，直到確定安全無誤，這才轉頭，嘿嘿兩聲，黃板牙一露，蹬蹬蹬下樓去。

駱駝看眼裏，心一沉，十分不自在。

業務主任等相爺遠去，才苦笑兩聲說：「這吳江水，吳江水這個人……」起了這麼一個話頭之後，大約想到不能也不必再說什麼，才又苦笑兩聲，說道：「這個人真是奇怪，嘿嘿，真是有趣！」

大家愛尋相爺開心，有時失了分寸，難免刺傷他，相爺就虛張聲勢地保護自己。有一次，不知誰又說了他什麼，只聽他大聲叫罵：

「我吳江水怎麼樣？這個樣子怎麼樣？你們命好，你們不得了，我吳江水歹命，所以我吳江水這個樣子，這個樣子怎麼樣？騙狗，不是吹氣球，我吳江水如果像你們那樣好命，我吳江水起碼可以做很大，我吳江水起碼……起碼宰相，當宰相……」

偏偏有人還不識相，不知是否讓諸如吳江水這樣的人給說了去，心有不甘，或是什麼別的竟還嘻皮笑臉，一路窮追下去：「你吳江水當宰相，那我們，我們這些可憐的老百姓都要叫你相爺囉？」

吳江水回說當然。於是他們便惡作劇地相爺相爺叫起來了。日子一久，當初那個火藥味便沒有了，大家乾脆直呼相爺而不名。

此刻相爺睡得倒是安穩，頭歪靠在沙發上，鼾聲如雷，其他人兀自酒肉他們的，喧鬧異常，

相爺絲毫不爲所動，表情閒適而平和，彷彿不是這個世界的人。

駱駝把碗裏幾塊肉與湯吃喝淨盡，碗放回茶几上去，他們勸他再吃一點，他推說肚子不好，點上一根煙，坐在一旁去；說道：「這狗屁吳日新怎麼到現在還不來？」

吳日新也背，先是戲劇系畢業，後來又得了個藝術碩士，沒想到幹了一個時期的燈光工人，道具工人，場記，還教了一段時期的西洋藝術史，到頭來却落得開個照相館，兼個小報的地方小記者了事。兄弟分家之後，他把自己的一份家財幾乎散盡，錢都花在拍實驗電影上面，一有空閒，就背着攝影機到處亂跑，找那些他認爲值得挖掘描繪的題材，痛快淋漓的發揮。駱駝看過他的作品，有些東西確實不壞，看了叫人感到一種莫名的悸動。他拍街頭賣藝人，乞丐，沒落的歌仔戲演員，低級、沉悶、年老色衰的私娼，各種各樣的祭典習俗，有些簡短的劇情片描寫市井小民的生活，有時自己編劇，利用鏡頭表達一些特殊的理念。在臺灣，實驗電影幾乎全無出路，他却樂此不疲，拍好了給志同道合的朋友看，看完了又心肝寶貝那樣的收藏起來。

就這樣拍呀拍的，把討老婆的本都拍光了，就差沒把房子賣掉而已。照相館的生意清淡，顧客時常找不到老闆，眼看著就要舉債度日，吳日新却還蠻不在乎的。親戚朋友都有意疏遠他，罵他不務正業，不求上進，浪蕩子，沒出息，敗壞吳家的門風。吳日新却也不加理睬，我行我素。他那唯一的哥哥幾次規勸他不要這樣搞，吳日新被逼得不得已，對他哥哥說：

「我吳日新有吃的，有穿的，有住的，什麼都不缺，這有什麼不好？」

駱駝跟吳日新見第二次面，吳日新硬拖他去東勢他家，放電影給他看，看完了，駱駝由衷的

誇讚一番，吳日新激動得很，緊握駱駝的手，大聲說：「你真好！你真好！他們都看不懂！不曉得我在幹什麼！」

那天晚上兩個人在吳日新堆滿書籍的房間裏喝酒，兩個人都喝得七七八八的。

幾個星期不見，吳日新好像一點都沒有改變，還是一付蠻不在乎的樣子。他坐下來，翹起二郎腿，掏出香煙，給所有的癮君子都遞上一根，掏出打火機正要點火，却有人大聲叫道：

「吳大爺，現在是什麼朝代了，哪有時間再抽煙啊？」

吳日新看說話的人一眼，慢條斯理的點火，也給附近三兩人點上，吸一口煙，吐出煙霧慢慢吞吞的說：

「那麼性急幹嘛？有些事是要慢慢兒幹的，而且越慢越好！」

其他人都邪惡的笑起來。

吳日新又說：「我都還沒有跟你們酒肉一下呢！肉撈不到半塊吃的，喝碗湯總可以吧？」

「哎呀！吳大爺，事情辦完了再喝吧！時候不早了，咱們還是辦正事要緊吧！」

「怎麼？沒向家裏請假是嗎？打個電話報備一下就可以了，就說跟吳大爺在研究中國功夫，

嘿！中國功夫！」

「不不，是東洋功夫！要是尊夫人有興趣的話，也歡迎來一起研究學習！」

「吳大爺還可以爲你們做實況錄影，到時候來個彩色錄影實況轉播！」

「去！去你的大頭鬼！缺德帶冒煙！」

• 樓下 •

「好！要能够冒煙就好了，一句成語，叫做——熱情如火。要真能熱得冒煙，那就需要練就金鋼不壞之身了！」

大家這樣你一言我一語的，邪惡的笑做一堆，越說越不堪入耳。吳日新彈彈煙灰，提起箱子，說：「走！……哪裏去？我說場地呢？」

「第十二樓有許多間空屋，隨便哪一間都行！」

「喲，我的媽呀！有電梯沒有？」

「有！怎麼沒有？來，吳大爺，請！」

一羣人爭先恐後的跟在吳日新背後朝電梯間走去，不知是誰經過相爺面前時，不小心踩了他一脚，相爺痛得哇哇叫，站起來邊揉眼睛邊問：「幹什麼啊？這在幹什麼啊？」

駱駝走在最後，他回過頭對相爺說：「有趣的，要不要去？」

相爺還迷迷糊糊，聽不清楚，加大聲音說：「幹！你說什麼？」

駱駝說：「哎呀！跟你說，有趣的嘛！要看就跟我來，包你爽！」

相爺迷迷糊糊的跟在駱駝屁股後頭，邊走邊揉眼睛打呵欠。背看起來有一點駝。酒醉未醒，走起路來三三四四顛顛倒倒的。其他人在電梯裏面等着，相爺走得太慢，有些人就大肆咒罵起來，相爺進了電梯他們還在罵，一路罵到第十二樓去。

第十二樓是公寓式的隔間設計，像旅館那個樣子，兩排房間隔着一條長走道「門當戶對」起來。每個房間都是套房設備。有的房間根本連個窗子都沒有，不開燈，在白天也是幽幽黑黑一片。